

宣的，清华的老师对清华学堂都有深厚的感情。对这个意见，技术室和修建队的同志都无异议，我就给刘达同志写了一个报告，我签字后也请技术室和修建队的负责人也签了字，最后交给刘达同志的秘书就算交差了。就这样，拆除新建的理由就被否定了，刘达同志坚持修缮保护的主张使清华学堂得以保留。

会后我从老师们的讨论中得知了此事原委。如果要修理加固就要由技术室来作设计，老房屋维修加固的设计是很麻烦的事，要对现状仔细调查才能作出设计，而施工修建就要由学校的修建队来承担，这也是一件费事费力的工程。如果拆除新建就会委托校外正规设计单位和施工公司

来承包，学校里的技术室和修建队就没有事了，可谓省力省心。这幢砖木结构的老房，拆除后屋顶和楼板的许多木材就会成为“废料”，那都是干透了的美国红松，还是打家具的上等材料……

今天，在纪念清华百年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缅怀刘达同志在“文革”以后主持清华工作、拨乱反正把清华引向正确轨道的历史功绩，我们的心情也正如刘达同志20年前写的一样：“如今清华学堂经历了八十年的风风雨雨仍然矗立在那里，迎来又送走一批批清华学子，这使我感到无比的欣慰。每次走近它，我都感到特别亲切，心中总会涌起一股依恋之情。”

2011. 04. 08

孙立人将军及其晚年的大陆情怀

○李传奎

2010年12月8日，是孙立人将军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抗日名将，将军故乡安徽庐江有关部门扩大修复了其故居，并重新对外开放。孙将军的两位儿子及其他亲属，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其他方面人士前来拜谒。作为对将军心怀敬佩的人，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对将军强烈的报国爱国之心，尤其是晚年的大陆情怀有了更深的认识与体会。

赫赫战功下的报国情怀

1900年12月8日，孙立人出生于安徽巢湖庐江金牛镇，并一直在此度过童年，5岁生母去世，7岁入家学，9岁随在山



任新一军军长时的孙立人将军

东青岛任知府的父亲去青岛上学。1923年在清华学校毕业后，去美国普渡大学学习

□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土木工程。毕业后，虽然已拿到了执业资格证书，但仍然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又报考了弗吉尼亚军校，投笔从戎。

淞沪战役打响后，他率领税警第四团先是投入大场一带作战，随后又坚守苏州河南岸同日寇拼搏17天，就在即将撤退时却身负重伤。由于不是黄埔系，善战的孙立人随后被蒋介石闲置，当听说将组建远征军赴缅作战，他立即向蒋介石主动请缨，就在他率队报到时，没想到军长张轸竟然如此轻视地对他说：“哎呀！你怎么当军人呢？太可惜了，你们当学生的何必跑来当军人呢？”孙立人正色地回答：

“要是国家的国民不当军人，这个国家怎成一个国家？”可正是这个学生出身的人，凭着他体内流淌的先祖孙子孙膑善战的热血，凭着他深厚的家学，凭着他多维度的学识，凭着他在美国经受的严格规范的军事训练，在国军将领中，成了一颗“常胜”的耀眼将星。

在前期的大溃败中，竟然在仁安羌以不到1000人的兵力，解救出被近万名日军包围的7000多名英军，以及已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多人。此战是远征军入缅的第一个胜仗，特别是在如此悬殊条件下取得的，立即轰动全球，并获得了美英两国首脑的嘉奖。在第二次缅甸战役和后期反攻缅北战斗中，孙立人率部参加了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和密支那战役，攻取了八莫、南坎和芒友等重镇，打通了中国抗战重要生命运输线滇缅公路，以出神入化的军事艺术，打得日寇闻风丧胆闻名而逃。据有关史料，孙立人所部共击毙日军3个联队长，俘虏大尉以下官佐323人，击毙击伤日军十多万

人，是中国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军队中歼灭日军最多的部队之一，是正面战场中几乎没有打过败仗的部队。特别是他率领新编三十八师较为完整地消灭了日军十八师团，缴获了其印章，使得缅北丛林成了这批参加攻占南京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们的坟墓。有这么一个细节，当抓到日军官兵时，立即进行审问，就一句话：有没有到过南京？如果回答去过，一律作为屠杀中国平民的战犯就地正法。虽然这可能有点违背交战准则，但从日军侵华暴行看，不仅合情合理，更让中国人解恨解气。

软禁氛围下的民族情怀

1955年，因部属所谓“共谍案”，孙立人被软禁，直至1988年才解禁，成了第二个张学良。蒋介石去世后，后辈准备替他申冤，他指指天花板，用英语说：

“They still have a lot of people watching me.”足见监视之严。在这漫长的33年中，孙立人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民族气节。1988年2月，孙立人自从软禁后首次在家中接受媒体采访，有记者问他：“外界盛传当年美国方面要您当台湾的‘元首’，后来才引发军事上的权力斗争？”孙立人回答：“并非这样。当时麦克阿瑟将军约我在东京会谈，主要是讨论台湾防卫问题。”“就算美国人要支持我们，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有骨气。”

故乡此次纪念活动中，有关部门编印了《二战名将孙立人——孙立人将军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书中收入子女们写的回忆文章，由于他们现在都在美国工作，姓名前的国籍都打上了“美国”二字。其后将军的有关亲属告诉我，其实他



孙立人夫妇

们都没有加入美国籍，将来也不会加入，因为将军在他们幼小时就告诉他们——大儿子是1952年出生的，四个子女均成长于他被禁期间——将来，假如你们能去美国留学，最后也能留在那儿工作，但绝对不能加入美国籍；还有一条，就是不能娶或嫁外国人。虽然后一点有点绝对，但透过它我们恰恰看到的是将军的民族魂灵。也正是在这后一点上，将军晚年与其疼爱的小女儿产生了冲突，当得知她的男朋友是南美人时，将军坚决地说：我什么都能依你，就这点不行，我曾经告诫过你，这也是我的准则，你为什么还是不听？女儿曾求告父亲：爸爸，我什么都听你的，这么多年我也是一直这么做的，可感情是理性所不能勉强的，能不能在这件事上听听女儿的？将军坚决地摇摇头。结果直到将军去世后，小女儿才结婚。

孙立人被软禁后，被强逼移到台中居住。没有了工资，仅靠拨发一点生活费用过活，日子过得很紧张。大儿子孙安平回忆：每到开学，父母亲总要为学费等事烦心，日常生活也尽可能节俭。自己不得不亲自上山种植果园，有时还拿到市面上去出卖一些以补贴家用。台中街上曾出现一

种“将军玫瑰”，由于浓香四溢，很受年轻人喜欢，当得知这些玫瑰是孙立人养护培育的，于是人们亲切地送上这个称号。在如此艰难的日子里，孙立人强烈地怀念着大陆那些曾经培育过他的地方，那些和他一同征战并付出生命的战友。他在卧室旁种了一棵紫白两种花色的茉莉花。孩子们一开始不解，随之他告诉他们，“这是我们清华的校色。”并常常给他们讲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故事，表示“读清华的那几年是他年轻时最快乐的时日”。由此他又对孩子们产生了一个执拗，即使你们将来考得再好，也不能上其他学校，首选必须是清华。孙安平高考时成绩很好，虽然能上台大，也很想上台大，但还是听从了父亲的意愿，上了清华，后来的三个弟妹同样如此。虽然他们上的清华只能是台湾清华，但在孙立人心中，它无疑是大陆清华之苗。子女们记事时就看到父亲每天早晨总是会喝一玻璃杯由脱脂奶粉冲泡的热牛奶，喝完之后，总会往杯子里再倒半杯白开水涮涮，把带着牛奶味的开水也喝完。一开始孩子们只是觉得父亲很节省，有一天父亲告诉他们，这是从抗日战争缅甸战场上开始养成的习惯。当时作战的粮食弹药补给，多数仰赖美国空军的空投，其中也有浓缩的罐头牛奶——炼乳，必须先加开水冲淡才能饮用，基于爱惜物资的心理，即使是空的炼乳罐头瓶丢弃前也总要再拿开水涮涮。在他内心深处其实是以每天这个小小的举动，无时无刻都在悼念当年死难的国军同胞们。于是孩子们也开始以父亲为榜样，当喝完一天一杯的咖啡时，也会很自然地倒点开水在杯子里涮涮，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怀念自己的父亲。

解禁后的大陆与故乡情怀

也正是这种对当年在抗战战场上牺牲同伴的怀念，促使他在解除软禁实则仍不自由、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开始紧迫地寻找他们在大陆的后代，关注他们的墓地。他十分关注自己修在广州的新一军抗战将士纪念碑的情况；还有，仁安羌战役时，担任主攻的113团副团长兼三营营长张琦（1990年7月获国家民政部批准为烈士）牺牲，事后也获得了一枚英国皇室颁发的银星勋章，四十多年过去了，他要寻找张琦在大陆的后人，把那枚勋章交到他们的手里。

特别是对齐学启的墓，孙立人格外关心。齐学启是他的副师长，被俘牺牲。抗战胜利后，是他敦请国民政府表彰齐学启将军，追授齐学启为陆军中将；又是他通过国际组织把齐学启的遗骨从缅甸取回，先寄厝在云南沾益，然后亲自到长沙的岳麓山择地建坟，扶柩执紼，让他的老同学和战友魂归故里。恢复自由后，孙立人首先想到的几个问题中就有在大陆的齐学启的后人情况如何，以及他的坟茔。当得知齐学启的墓被毁的消息，近90高龄的孙立人寝食不安。1989年初，派旧部人员赴长沙实地调查，甚至运用医学手段勘察寻找。确定具体方位后，孙立人在台湾筹集6000美金（当时折合5万元人民币），委托有关人员重建齐学启墓。从寻找到把墓重新建好，前后历时近一年。当年8月，孙立人为齐学启新墓还撰写了悼联。上联：“九载同窗，同笔砚，同起居，情逾手足。彪勋震蛮域，威名扬环宇，君酬壮志，功垂青史，湘水湘云存浩气。”下

联：“十年共事，共生死，共患难，待若股肱。杀身惊天地，成功泣鬼神，我迎忠骨，泪洒红叶，秋风秋雨悼忠魂。”

孙立人常流露出对故乡的思念之心。两岸恢复交流后，随着自身逐渐宽松和最终解禁，这种思念更加迫切。他曾在回忆录中说：“我是安徽人，从安徽一个乡下——金牛山出来。”虽然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不能成行，但只要有亲友回大陆，他总要托付他们表达心愿。1988年4月11日，孙立人旧部刘文美回乡探亲，给孙立人带回了一张故居照片，孙立人看后，于同年11月8日给刘文美回信：“故居所摄照片，曾一再展玩，虽旧梦重温，然亦感慨系之矣。”

孙立人故居是1863年由其祖父始建，1919年他回乡和原配龚夕涛完婚。1932年冬，父亲和后母同时双亡后，时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团任团长的孙立人回来奔丧，第二年将父母棺葬入土，自此将军再也没有回来。如今仅剩两排普通的青砖小瓦平房，占地600多平米的庭院里，当年栽种的香橼、土瓜等名木花卉以及十余株枣树仍然完好地生长着，特别是那四株香橼，是孙立人小时所植，东西向排列，从根部分蘖生长出多株，已成庞大的一丛，春天枝繁叶茂，冬天，树叶已然落尽，但仍然缀在枝头的果实恰好充分地突显了出来，那金黄色在冬阳的照耀下，更加灿烂，更加抢眼。

想到父母，他想到了他们的坟茔——1989年清明节后，孙立人旧部潘德辉先生回大陆探亲，将军函托他到庐江，代为祭祖，“一则离家已久，对故乡思念甚殷。再则祖先坟茔不知尚完好否，亦日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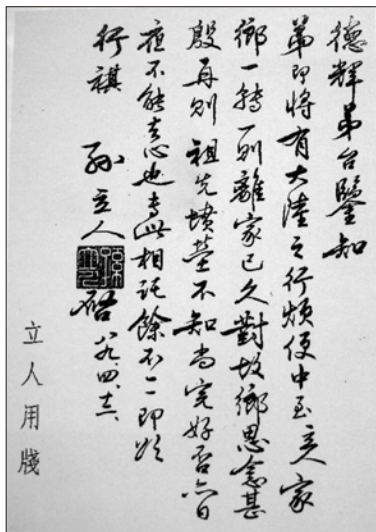
不能去心也。”潘先生回来后，有关部门带他前去月形山孙立人父母墓地（原在龙灯桥，后因当地兴修水利，将之迁往月形山）代为祭拜。得知父母墓地仍在后，1990年3月29日，孙立人专派孙安平回来祭奠。对当地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与安排，孙安平回去汇报后，孙立人于5月中旬来信表示感激，同时表达了将父母墓地迁往故居地金牛山的心愿，“立人以身许国，长年在外，于先父母养育之恩未能报答于万一。”“为谋窀穸永安，拟由月形山迁葬于金牛镇金牛山之阳，既稍尽人子之心，而此地亦先人平昔游息之地，想千秋万岁，魂魄心能乐之以为安宅也。”虽然时间已过50多年，透过此，我们仍能看到孙立人对故乡记忆之细、记忆之准、记忆之深，只有时刻都系念着故乡的心才能如此。有关部门按照将军的心愿做了，遗憾的是将军最终未能亲自回来祭拜。

生命之火熄灭前夕和冰心等人交往中的故友情怀

两岸关系和缓后，孙立人和冰心老人恢复了交往。吴文藻先生和孙立人是清华同学，1923年8月17日又同船赴美，冰心虽然那时对他们都不认识，但也在船上。冰心后来对他们那班同学曾不无夸赞地说：那一班出了一文一武两个名人，文的是梁实秋，武的是孙立人。抗战期间，虽然孙立人屡立战功，但由于不是黄埔系，常常遭到别人诋诬，这样就必须不时回重庆向蒋介石“述职”。然后到同学处看望时，“文藻曾把他带回歌乐山寓所，这时我才得见孙将军风采，在谈到他在滇缅路上的战绩时，真是谈笑风生，神采奕奕！

他使我们感到骄傲！”吴先生他们这帮同学，此时曾借用以前一种有站立人儿图案的银元的称谓“站人儿”谐孙立人的名字，称他“站人儿”，既比喻他是顶天立地的真男儿，又喻他是国家和人民的有用之士。孙立人曾送给吴文藻、冰心夫妇一根“手杖”，说是手杖，其实是一柄利剑，抽出来是一把剑，插进去就成了手杖。孙立人说，这是战利品，虽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但大部分是武器，对文人一点用处也没有，只有这把看似手杖的利剑似乎有用，不仅可以方便行走，而且在这乱世可以防身。

看到孙立人被解除软禁的消息，冰心虽然替孙立人感到委屈，但也感到一份由衷的高兴。1990年3月，冰心通过熟人给孙立人写了封信，想邀请他回到大陆来看看。5月份便接到了孙立人的回信，信中除回忆他们之间的友谊外，对吴文藻先生的逝世给予慰问，也介绍了自己的近况，“有时脑内空空，思维难以集中”，最后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二日，
孙立人给旧部潘德辉的信



位于安徽庐江的孙立人故居

表示：“故人天末，何时能一造访，畅话平昔，殆未可必然，亦终期所愿之得偿也。言不尽意，诸维珍卫。”更让冰心老人感动的是，过了四个多月，10月5日，冰心90生日，孙立人竟然从台湾拍来贺电：“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欣逢九十大庆，敬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此时离孙立人逝世仅有一个多月，据此时去看望他的大陆著名诗人周良沛先生回忆，“他那原来闪光的眼睛，已是灰白得无神了，那挺直的鼻梁和厚厚的嘴唇也瘪下去了，那撑得脸庞方方的下巴骨也变形得拉长了脸，挺修的身材干瘪得更像一枝抽条又招不住风的弱柳，无论站着或坐着，一身都像在打摆子似颤抖”，就是在这种身体状况下，他竟然还记得冰心的生日，并拍来贺电，足见对冰心一家的感情之深。

孙立人逝世后，接到熟人转来的孙立人的四张照片，冰心老人对着照片凝视，不禁黯然泪下，同时饱含着悲愤写下了《悼念孙立人将军——关于男人（之十一）》，文章最后用自己“少作的集龚绝句”表达着对孙立人的强烈怀念：“风云才略已消磨，其奈尊前百感何。吟到恩仇心事涌，侧身天地我蹉跎。”过了段时

间，她又把孙立人的信交给时任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先生，让他放在文学馆保存。而拿到信的舒乙先生也是一阵激动，“信写得极漂亮，字漂亮，文漂亮，信封信纸也漂亮，信是无标点的，一切都是老式的，让人一看，古风犹存，风雅得很！”

1990年11月初，周良沛去台湾，受人之托，带去故友送给孙立人90大寿的寿幛，呈现在周先生面前的孙将军已是那一副老弱之态，同时走路也是在夫人搀扶下的“连走带拖”。一般人来和他见面，即使约好了有时也不能见，能见的往往也只能闷坐几分钟，但那天他竟然支撑了一个多小时。当听到周先生说出他当年的战功时，他嚅动着嘴唇说出这样一句话（靠夫人翻译）：“你今天在大陆还会知道这样的事？”周先生回答：“即使我不知道，任何有益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事，历史也会顺着历史本来的样子来写！”他点点头，“那双灰白而干涩的眼珠，不停地在痛苦地转动，‘世上好人还是多，要是好人都能掌权就好了，我们国家……’”看到老人动情，夫人生怕太累了他，连忙说让他休息吧。临告别时，他仍然担心受到“困扰”拒绝了合影留念，但当周先生走时，他竟然要送周先生，“我走下玄关穿上鞋，再给他行礼告别时，只见他扒开夫人搀着他的手——立正，举起手向我们行了一个军礼。”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孙立人将军行的最艰难的军礼，是不是最后一个军礼，但我想谁人读到此，都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让人感动的军礼。

作者为安徽省委统战部干部